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七

宋 胡仔 撰

杜子美三

藝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  
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善體  
物何不言似生荔枝荔枝之味果中之至珍蓋有不可  
名言者故蔡君謨云剥之凝如冰精食之消如絳雪其

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譏其謬庾  
信亦復有此語彼廣誌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形  
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真荔枝故張曲江作荔  
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  
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顆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  
枝耳

遜齋閒覽云荔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佗以備方物和  
帝時交趾七年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

言及閩中者今廣南夔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為天下第一然閩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山荔枝東坡有四月十三日食荔枝詩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予誦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開江珧斫玉桂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真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譜又云火山本出廣南

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  
宇記云嶺表錄梧州府對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  
桂林獨秀山山下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更夜見於  
山頂一更初見火起匝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  
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於上上有荔枝四  
月先熟以其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  
顏入瘴鄉低即此山也予按宋之問集有早發韶州一  
聯云身經火山熱顏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詩蓋寰宇記

之誤茗溪漁隱曰東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荔枝詩注云  
予嘗謂荔枝味厚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珧柱河豚  
魚近之耳又曰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  
客皆笑其陋寔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珧柱應者皆  
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比類者若魏文帝庾信之  
蒲萄乃至謬耳藝苑雌黃殊無鑒裁遂言東坡比類僅  
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  
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錄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  
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  
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貴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  
南海進荔枝因名焉故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  
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  
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  
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楊妃外傳為南  
海杜詩亦以為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

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  
張君房旌說以為忠州何邪當有辨其是非者

茗溪漁隱曰余觀蔡君謨荔枝譜云東京交趾七郡貢  
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  
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大官省之唐天寶中  
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時詩人多所稱咏此張  
九齡賦之以托意又東坡荔枝嘆云十里一置飛塵灰  
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  
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  
貢自涪州二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攷之必審  
不應有誤蓋唐都長安視涪州為正南荔枝由子午谷  
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  
若病橘詩妃子外傳以為南海則道里遼遠所記必誤  
復齋信以為然過矣荔枝譜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

自巴蜀蓋涪忠二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  
嘗刺忠州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余  
意君房旌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離本  
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  
香味盡變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矧傳置之遠  
腐敗之餘烏能適口也哉

茗溪漁隱曰東坡荔枝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  
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醜白雅稱佳人纖

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傍猶有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人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樹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大

樹傍炎雲駢火寔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  
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邪  
藝苑雌黃云漢舊儀顓頊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  
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蝥鬼一居人宮室區隅為  
小鬼善驚小兒故韓退之有遣瘧鬼詩屑屑水帝魂謝  
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又云咨汝之胄出  
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  
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世傳杜

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  
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  
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青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  
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  
此殊可笑借使瘧鬼誠知杜詩之佳亦賢鬼也豈復屑  
屑求食於嘔吐之間為哉觀子美有云三年猶瘧疾一  
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

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復齋漫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園又  
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云玉坐應  
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玄暉猶霑餘露  
團庾信挹得胥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  
所本也

復齋漫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鄧忠  
臣乃引茂陵玉盃為據少陵豈以玉盃為金盃哉蓋指

盧充幽婚事也

藝苑雌黃云諸將內一聯云昨日玉魚蒙地葬早時金  
盃出人間注說金盃取孔氏志怪盧充事摺吏詩杜拾  
遺亦用此說以予考之非也南史沈炯傳云炯嘗獨行  
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杜蓋用此語也陳無已  
詩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茗溪漁隱曰二  
說當以盧充幽婚事為是蓋有金盃之贈若沈炯事乃

是玉盃又引無已詩為證尤無謂也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  
聚會之日晉傳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  
河此則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說尋之經史  
未有典據詩云皖彼牽牛不以服箱跂彼織女終日七  
襄說者以為二星有名無實即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  
牽牛不負輶豈復能為夫婦歲一聚會乎史記天官書  
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則是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  
牛星為擔鼓此則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  
正東向十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  
近代有此說耳曹植九咏曰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  
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  
牛為夫織女為婦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  
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語訛所致漢  
武帝於昆明池中作二石人為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

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  
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為夫婦之象天道  
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  
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  
為怪齊諧記亦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  
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  
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  
今云織女嫁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故杜詩云牽牛處

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相同神光竟難  
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蓋亦不信有  
此事也世傳又有烏鵲填河成橋與夫乞巧穿針之事  
皆無可據河鼓與牽牛史記以為二星爾雅以為一星  
河字又或作何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織女一名天女  
孫柳子厚乞巧文云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  
河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乞巧筵前玉露秋一鉤涼月  
掛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  
一水間默默不得語梁劉孝儀咏織女詩欲待黃昏至  
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婉孌期今夜飄飄渡淺流  
王謹七夕詩天河橫欲曉風駕儼應飛故杜子美天河  
詩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為友于以日月為  
居諸以黎民為周餘以子姓為詒厥以新婚為燕爾類  
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

過邪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  
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為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  
陞下降于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  
語也頃有人年七十餘置一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  
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得無類是乎苕溪  
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  
侍溫顏再見喜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

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  
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  
工後山以為妍而反嗜之不以為病也又遯齋閒覽云  
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求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  
十翁之妻年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善方當  
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今藝苑以為有人年七十餘  
置侍婢仍竄易其詩記事之誤有如此當以遯齋為正  
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絳為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

呼為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蓄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  
云只有兩行公解淚臨行洒向渡頭風真俳詞也後之  
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  
落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班借請  
俸爭如錄事叅是也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寥  
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總無語手彈珠淚與東  
風縈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頓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

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而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云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僂辱賢路不崎嶇太  
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八

宋 胡仔 撰

杜子美四

藝苑雌黃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君謨以反舌  
為蝦蟆段柯古已譏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鳥也能  
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張籍集中有徐  
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

其為百舌明甚許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詞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茗溪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蒿下飛此語蓋與許慎及僉載二說相符矣

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云孤城此日  
堪腸斷愁對寒雲滿山乃白滿山也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衡州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  
此詩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  
此而泣者也

復齋漫錄云李濟翁資暇錄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  
即欄猶言圍援也非花藥之欄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  
為切對不知其由矣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

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  
悟子美詩常恐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  
茗溪漁隱曰復齋乃承資暇集之悞引此以証子美詩  
今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三年詔曰池禦未御幸者  
假與貧民蘇林注云折竹以繩編綿連禁禦使人不得  
往來律名為禁禦李濟翁殊不審細乃以禦為藥遂穿  
鑿為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  
花藥之欄檻耳

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  
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  
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子美詩云豉化蓴絲熟梅聖俞  
詩云剩持鹽豉煮紫蓴又紫蓴豉煮香味全山谷詩云  
鹽豉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  
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  
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  
有千里之遙或言蓴羹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

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為羹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云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則千里為湖名可知酉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復齋漫錄云子美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也西清詩話以子美詩獨得其詳而史為踈畧然以余考之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

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為誤也

詩說雋永云晁氏嘗于中壺緘綫續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飛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苕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庸俗所亂不足憑也

苕溪漁隱曰世有碑本予美畫像上有詩云迎旦東風



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  
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兼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為  
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  
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  
無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臯雜錄云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仗字之誤闌  
珊之風冗仗之雨也苕溪漁隱曰世說王忱求簞于王  
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仗用此長字

爲是集韻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東臯雜  
錄謂伏乃仗之誤非也

藝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  
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  
人亦稍有利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  
唱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  
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  
馳騫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

更萬山洪駒父詩圍碁爭道未得去遮莫城頭日西沉  
皆用此語

東坡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  
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蕭京兆今為  
時所憐苕溪漁隱曰余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  
兆尹王原叔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為左馮翊後被讒  
自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夔府詠懷詩有卜羨君平杖之語攷之漢

史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雖賤業而可以惠  
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各因其勢  
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  
肆下簾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即未嘗言杖注家引  
阮宣子百錢掛之杖頭為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  
之誤歟

復齋漫錄云從人覓胡孫許寄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  
樹懸舉家聞若駭為寄小如拳題意是胡孫而首句以

山猿為詞何邪

藝苑雌黃云以予美之忠厚疑若無愧于論交其投贈  
哥舒翰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聲百勝在畧地  
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李  
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  
相戾若是哉槩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次王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  
詩端為覓橙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

盡檜木三年已足燒又木山詩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  
檜木可行檜檜字人少有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  
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為丘宜切按介甫絕句  
所謂木有檜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為是也按杜  
陵有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檜木栽詩飽聞檜木三年大與  
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檜為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  
檜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稍注云檜木下材止  
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復齋漫錄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  
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則壅塞夷狄也徼遠也  
免侵中國也千字文雁門紫塞鮑昭蕪城賦北走紫塞  
雁門故子美詩旅雁上雲歸紫塞又紫塞寧論尚有霜  
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觀李固詣司馬第山水圖  
詩末章云浮槎相並坐仙老暫相將前輩引張騫為証  
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楂浮於西海楂上  
有光若星月楂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楂又名

掛星楂羽仙棲息其上解道康齊地記云齊有不夜城  
蓋古有日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以不夜為名方  
悟子美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苕溪漁隱曰東坡  
雪後詩云風花誤入長安苑明月長臨不夜城蓋取諸  
此

許彥周詩話云飯抄雲子白雲子雨也言如雨點灑出  
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  
礫狀如米粒圓白云雲子石也又云萬里名王子何年



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慚空到神農竟  
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暫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  
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  
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  
余嘗有意叅訂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陽黃長睿尤篤  
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法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叅先後  
本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

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迨至德大歷干戈離亂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于詩局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罹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為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為寫者不可勝數矣茗溪漁

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歟所注詩史皆行于世其語鑿空無可考

據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  
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  
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  
其餘無聞焉騷之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  
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  
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  
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

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  
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  
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邁文壯節  
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  
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  
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  
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  
之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

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襟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

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  
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  
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  
奧乎

茗溪漁隱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  
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子京贊云唐興詩人承隋  
陳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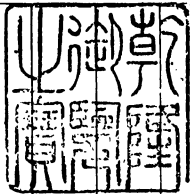
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  
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  
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子  
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袁世號詩  
史昌黎韓愈于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  
在光焰萬丈高誠可信云少游進論云杜子美之於詩  
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



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邪

茗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後不知何人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叙詩之源流頗有條理贊云自

李杜歿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興比自名者然  
格下氣弱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  
至于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鬪  
葉為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  
歐陽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稱少陵為高作詩格大  
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



漁隱叢話後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  
九至十四

詳校官石中允<sub>臣</sub>薩敏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復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鮑之鍾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九

宋 胡仔 撰

王右丞

復齋漫錄云送元二安西絕句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  
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  
伯時取以為畫謂之陽關圖予嘗以為失按漢書陽關  
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

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慙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山谷題此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茗溪漁隱曰右丞此絕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用詩中語也舊本蘭畹集載寇萊公陽關引其語豪壯送別之曲當為第一亦以此絕句填入詞云塞草煙光潤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歇征鞍發指青青楊

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後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  
歌一闋歎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聽取陽  
關轍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東坡取蘭畹集不載此  
詞何也

茗溪漁隱曰摩詰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  
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  
歸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余舊見一小詩不知誰  
人作云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楊條折盡

花吹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古樂府有折楊柳云曲成攀  
折處唯言久別離又云攀折思為贈心期別路長又云  
曲中無別意併是為相思皆言折柳以寄相思之意不  
言其歸則前詩用事為未盡善也李賀致酒行云主父  
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亦與古樂府同意

苕溪漁隱曰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  
未掃鳥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  
勝此老傲睨間適於其間也



秦太虛云余為汝南學官時得疾卧直舍高符仲攜輜  
川圖視予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  
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  
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  
蘭柴絕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  
柳浪濯藥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  
塢抵漆園幅巾杖屨基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  
艱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茗溪漁隱曰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成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

茗溪漁隱曰予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慙慙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

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故知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肱之疾

韋蘇州

復齋漫錄云俗吏閒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  
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漸寒甕間聊共酌莫使  
宦情闌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  
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  
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

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於此

白樂天云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以謂今世所有漢栢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

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宜得存以此為可疑余  
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  
今世以為確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  
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易剝缺又往往為人  
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况  
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謂非  
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苕溪漁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

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滋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埽白  
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逶迤相紕  
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云周網陵遲四  
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  
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一作刻留山阿退之初

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于字畫亦非史籀  
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而云爾蘇長公鳳翔八觀石  
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亦原于蘇

州也黃太史云石鼓文筆法如珪璋特達非後人所能  
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  
軍亦云爾

東臯雜錄云唐開元四年偃師人畊地得古銅盤篆文  
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考圖經比  
千墓也苕溪漁隱曰蘭亭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文  
余深愛其奇古諦玩無數

苕溪漁隱曰余觀詛楚文茫然初不知其顛末及讀集

古錄金石錄跋尾蘇長公詩然後知之集古錄云秦祀  
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  
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  
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  
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  
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  
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  
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厯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



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槐  
頃王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  
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  
數之則當是頃襄王然熊相之名理不宜謬史記或失  
之爾疑相傳寫為橫也蘇長公云詛楚文碑獲于鳳翔  
開元寺上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  
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非祈年觀  
之故基邪詩云崢嶸開元寺仿佛祈年觀舊築埽成空

石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盾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謀多難剗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杜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此一笑桀金石錄云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解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列氏秦以前遺跡

見於今者絕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  
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史侍郎黃魯直學士皆以今  
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  
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  
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醢也止於  
醢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醢酸之外醇  
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

六義則諷諭抑揚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叛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閔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寒澁無可置才而亦為體之不備也苕溪漁隱曰東坡云司空圖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此語與前語不同蓋東坡潤色之其語遂簡而當也

苔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  
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  
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  
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  
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  
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  
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慾  
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許彥周詩話云韋蘇州詩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孟浩然

苕溪漁隱曰詩句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石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上

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  
烏得而為佳句哉如六一居士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  
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  
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論各以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  
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  
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余謂陳公所補數字不工而老  
杜一過字為工也又如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  
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下得

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兩字工夫觀此則知余之所論非鑿空而言也

復齋漫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遙望長安薺此耳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真得嵩意

召溪漁隱曰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



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  
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于孟也

許彥周詩話云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  
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  
所不載者也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  
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  
先生之道過景八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

涵然有平大之風若公翰氏當巧而不用者也北齊美  
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  
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  
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  
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  
音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  
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  
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

人既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歎思仲尼則師  
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苔溪漁隱曰露濕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此以為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為何遜詩東觀見  
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為謝朓詩恐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六朝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  
落楊柳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者退之  
云齊梁及隋陳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苔溪漁隱曰山谷題浩然畫像詩平生出處事跡悉能

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  
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  
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  
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海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  
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漁隱叢話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

宋 胡仔 撰

韓退之

荅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書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所謂佞文未捕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余閱洪慶善韓子年譜然後知寬夫詩話之謬也年譜云貞元十九年

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  
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  
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  
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為御史遂  
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  
詔並峙余慙而狂年未三紀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龜孫  
歲弊寒兇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鍛翮時  
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

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寄王翰  
林詩云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  
綢繆謂言即施設乃返遷炎州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  
也司空即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  
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為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被絀宜  
矣

苕溪漁隱曰昌黎集中酬贈張十一功曹署詩頗多而

署詩絕不見惟韓子年譜載其一篇云九疑峰畔二江  
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曾並命蒼梧左宦亦聯  
翩鮫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間飛霧裡天渙汗幾時流率  
土扁舟西下共歸田署與退之同為御史又同遷謫故  
詩中皆言之退之荅署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  
處兩三家貧蒿競長纖纖筍躑躅初開艷艷花未報恩  
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  
毛一半加又有祭署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



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

藝苑雌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

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掘窠賁紫粉朱紅旦暮  
治其根凡七日填坑白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  
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  
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  
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  
此及觀劉斧青瑣亦記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  
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  
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

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數朶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  
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  
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  
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  
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  
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  
成之耳雜俎言指堦前牡丹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  
種花二說不知何者為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

之劉斧特互竄其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  
要見監關詠須倩韓郎為染根正用酉陽雜俎故事又  
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軫爐煉  
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  
韓子年譜云龍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龍又云下  
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  
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  
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

縣西一百八十里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  
出郴州臨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為瀧劉仲章者前為樂  
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謬乃改從樂昌仲章  
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此韓集  
不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  
蒂天地濶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  
秋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

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音  
問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  
詩作聽琵琶詩後往往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  
可故特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古今詩話云呢呢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冤爾汝來去  
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  
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衆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躋  
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

炭坐起不能平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曲名水調歌  
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舊都野人曰此詞句外取  
意無一字染着後學卒未到其間域反復味之見居士  
之文採竊處呢呢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  
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便是銀  
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攜手從歸去無淚與  
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青衫濕公案也予瞻凡為文非  
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喻耳後人吟

咏患思而不得既得之為題意纏縛不解點化者多矣  
苔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  
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槩括使就聲律為水調歌頭以  
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  
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舊都野人乃謂此詞自外取意無  
一字染着彼益不曾讀退之詩妄為此言也又謂居士  
之文採竊處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

苔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六一居士聞杜彬彈琵琶作



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  
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丙戌歲居苕溪暇日因閱酉陽雜  
俎云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  
不能成聲因思永叔無已皆不見此說何也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為琴宮絃  
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  
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為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  
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

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  
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為然殊  
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藝苑雌黃云寰宇記言漂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  
南十里不與羣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兔世稱為  
筆最精韓退之毛穎傳云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李  
太白懷素草書歌云筆鋒殺盡中山兔得非此乎此觀  
張文潛明道雜誌首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

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問筆工毫用何處兔  
荅云皆陳毫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  
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中出入為荆棘  
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  
進士宜知偶不問耳予按北戶錄說兔毛處云宣城歲  
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  
兔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宣城亦有兔毫要之不及  
北方者勁健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

非漂水之中山明矣

卷十

復齋漫錄云荆公不以退之為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  
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吳使君潮州詩不必移鯉  
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才能動人亦勿與為禮  
聽之汨彛倫韓子年譜云與孟簡書言潮州時有一老  
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言者故自山召  
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  
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

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安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韓子年譜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倚撫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燭樊宗師語澁則曰辭鏗義卓閤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

闕

立云嘗見唐人所

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人矣

許彥周詩話云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晒簷瓦黃團繫門衡是說甘衆與瓜蔓讀之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咤犛旄陰燄颺犀札盡雕刻之工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韵如從軍

聯句押大水沙囊涸皆不可及苔溪漁隱曰東坡遊蜀  
岡次蘇伯固韵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其詩云新  
苗未沒雀老葉初翳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  
有紅頰醉卧皆峰巔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雖退之  
筆力殆無以過之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謂山谷言退之詩喚起牕全曙  
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為兒時不能解  
其意後年五十八出峽時春曉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



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于春曉鳴江南謂之春  
喚凡此皆夜語所載山谷語也予嘗讀唐顧渚茶山記  
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鸛鶴而色蒼每至正月二月作聲  
曰春起也至三月四月曰春去也採花人呼為喚春鳥  
然則喚起之名唐人已說矣豫章不舉以為證何邪

茗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開最先洪慶善注云辛  
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  
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余觀木筆迎

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  
迎春樹高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藝苑雌黃云筆談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謂之  
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予嘗觀韓退之示  
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果如存中之言則退之  
亦誤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抗殿跨靈  
沼以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檐一名檣一名字即屋  
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栢集韻云屋栢之兩頭起

者為榮其謂之翼則言欄宇之翼張如翬斯飛耳故禮  
記言洗當東榮又言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  
僇佞之徒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  
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沈  
氏筆談未為確論

東坡云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為  
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苔溪漁隱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

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  
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  
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  
皆曲盡其妙

韓子年譜云舊史言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  
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  
事愈宜為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

百尺搜碑倒麓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于邸舍壁間見  
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  
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  
作上清宮記蔡元長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許彥周詩  
話云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韓碑  
詩一首是古體有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  
詩豈立段碑時躁辭邪

歷代確論載沈顏全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

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  
哭而欲絕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  
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  
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于途途窮輒慟豈始  
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如此耳前賢後賢道豈相  
遠文公憤趨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  
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  
微沈子幾晦乎藝苑雌黃云謝無逸作讀李肇國史補

一篇謂肇之言為不合於理其論韓退之登華山窮絕處下視不可返則發狂慟哭此尤不足信雖婦人童子且知愛其身不忍快一時之欲以傷其生嗚呼而謂退之賢者為之邪觀其貽書諫張僕射云馳馬擊毬猶恐顛頓而至於殞命使退之妄人也則為此言而可若誠賢者則必能踐其言其不肯窮筋力登高臨深以取危墜之憂亦明矣豈肇傳之誤也何其信退之之不篤也予謂無逸此語謂之愛退之可也謂之熟退之之文則

未也登華之事退之嘗載於其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  
窮絕陁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遶拳局梯颺颺  
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誠仍鐫銘觀此則發狂慟哭不可  
謂之無也筆書此於國史補蓋寶錄耳豈無逸未嘗見  
退之之詩乎沈顏作聲書其說亦與無逸相類而東軒  
筆錄嘗辨之矣豈無逸亦未見之乎予恐學者信無逸  
之言遂以李肇為妄故復著此說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



悲哀過於慟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窓送曙金釵半醉坐  
添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耳  
文昌雜錄云永正行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  
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  
列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  
記董偃嘗卧起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亦  
珠琲之謂也

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

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  
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一

宋 胡仔 撰

柳子厚

苕溪漁隱曰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

落盡詩云山城雨過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東坡詩  
云疎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响長廊又云笑說南荒  
底處所

一作好

只今榕葉下庭皋即此木也其木大而多

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芘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  
葛藟綠木後乃成樹枝下着地又復生根異於他木比  
觀余襄公靖詩有語嫌雙燕無虞羨大楸注云橫陰數畝  
斤斧不加正說此木又用楸字按字書楸木中箭倚  
似非此榕豈襄公之誤歟按韻榕又祥容切即古文松

字與此榕木又不同

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  
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  
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  
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荅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  
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  
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  
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湘州紅纈鄂州花蓋

湘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此類與  
余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已以詩寄之曰蓬萊仙  
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  
厄匪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  
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理雖同  
但手字為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  
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悽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

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十萬里茫茫曉  
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鷄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  
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  
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  
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簞方言謂之笙或曰蘆簞亦曰  
行唐沈約奏彈劾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  
十領何東坡忘之邪茗溪漁隱曰劉夢得詩蕙風香塵

尾月露濡桃笙

司空圖云金之精清故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為詩詩人為文始皆係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勦敵也予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



次皇甫湜祠部云文集外所作以為適逸非無意於深  
密蓋未或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  
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可輕  
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  
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  
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  
辨已側目相詆訛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  
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功苕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

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予觀司空圖此語則知  
詩眼之言為妄發矣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須反復熟讀加意  
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  
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  
在海外方盛稱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  
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其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  
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邪

東野浪仙

雪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桐葉霜  
顏槁虫老乾鐵鳴獸驚孤玉咆全似聯句中造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  
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  
色言漢廣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  
仁詩曰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黃雲高未  
動白水已揚波又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

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  
郊云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  
白水在魏田制曰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  
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蓋能  
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  
所以稱東野也

六一居士詩話云賈島哭柏岩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

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  
精粗頓异也苔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  
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  
影之清孤島嘗為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  
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  
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

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玉川子

藝苑雌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

一時之事耳

茗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  
論今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  
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  
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玉川走筆謝孟諫議惠  
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  
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  
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

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瑠先春抽出  
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裏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  
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闕無俗客紗帽籠頭  
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  
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  
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膚清六椀通仙  
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  
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清



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  
為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聞  
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  
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  
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  
未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  
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聞美鼎磨雲外  
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

翠濤起鬪茶味兮輕醍醐聞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  
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  
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奠衆人之濁  
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  
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  
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安酒價減  
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知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  
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茗溪漁隱曰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  
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  
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此蔡寬夫詩話  
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  
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義  
興縣君山懸腳嶺北峰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  
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  
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

于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  
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  
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  
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隣壤相接白樂天守姑  
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  
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  
前合作一家春青蛾遍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闢新自  
歎花時北窓下蒲黃對酒病眠人唐袁高為湖州刺史

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  
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  
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  
耕農採掇實苦辛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  
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  
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  
挺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係晨衆功何枯樛俯視  
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唯

報勤沉減兵草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  
珍顧省忝邦守有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此詩古雅得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尚也

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  
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  
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  
不過五六萬觔迄今歲出三十餘萬觔凡十品曰龍茶  
鳳茶京挺的乳石乳頭金白乳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

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鳳茶  
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  
宗令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為北  
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始末行於世

茗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  
遣使造之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  
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  
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

下產茶者將七十郡半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為名  
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  
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  
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  
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  
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  
索樹遍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  
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併開齊分兩均帶煙蒸雀



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人緘封膽闕下  
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毀為靈藥助用  
與上樽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淺色  
過于筠顧渚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  
甌閩此詩叙貢茶頗為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  
謨茶錄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  
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  
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

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  
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至宣政  
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  
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  
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  
乃水揀為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  
品大小龍鳳餅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  
餘餅東坡題文公詩表云上人問我留連意待賜頭綱

八餅茶即今麗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蓋水揀茶即社  
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暖雨  
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陽王休點密雲龍詩云  
小壁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却無  
此一品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于北苑皆  
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  
夫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  
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

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  
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為鄰山阜相  
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  
寄壑源試焙新茶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  
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  
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  
佳人山谷謝送碾識壑源揀芽詩云喬雲從龍小蒼壁  
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緗奩碾香供玉食

睿思殿東金井欄  
甘露薦椀天開顏  
橋山事嚴庀百局  
補衮諸公省中宿  
中人傳賜夜未央  
雨露恩光照宮燭  
右丞似是李元禮  
好事風流有涇渭  
肯憐天祿校書郎  
親勅家庭遣分似  
春風飽食大官羊  
不慣腐儒湯餅腸  
搜攬十年燈火讀  
令我胸中書傳香  
已戒應門老馬走  
客來問字莫載酒

文昌雜錄云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  
無數擊鼓聲聞數里然一園中才間壟茶品已相遠又

况山園之異邪茗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  
腸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  
助斗聲喊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  
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繞驚蟄茶芽已  
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  
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豈有間壟茶品已  
相遠之說邪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

十大觴尤未醉不甚喜茶無精粗共置一籠每盡即取  
碾亦不問新舊嘗暑日曝茶於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  
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真王家物日後見蔡說當時  
祇有九銖又以葉園一餅充數十以獻魏公其難得者  
如此

茗溪漁隱曰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  
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  
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

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常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況其地產茶為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實好事者為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



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煎茶水記始云劉伯竒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余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竒以揚子江南零水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

錫惠山石泉水第二  
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  
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  
虎丘寺井水第五  
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  
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  
桐柏淮源第九  
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  
丹陽寺井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  
漢江中零水第十三  
五虛洞香溪水第十四  
武關西水第十五  
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圓泉第十八  
嚴陵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  
如蝦蟆口水  
鹵山瀑布  
天台千丈瀑布皆

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水特怪誕妄甚也

茗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益之懼因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益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

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  
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  
之水使曰某權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紿乎陸不言既  
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乃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  
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賫至岸舟蕩覆丰愧  
其少挹岝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  
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并記云禹貢濟水  
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驛沱潛本梁州

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元僬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岳試之僧獨指其二岳曰此惠山泉水也元僬為罷水驛二事頗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歐公和劉惇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

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  
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  
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

歸田錄云鵬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  
注為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  
猶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  
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茗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兩江水清江石老

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腸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紅碧紗十觔茶養一觔芽長安富貴五侯家  
一吸尤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鑑荅陳公  
闢簡云向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試叙謝不悉尋烹  
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為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  
也涪翁尤譽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  
嘲云山芽落磴風迴雪曾與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  
憔悴逢時瓦釜亦鳴雷又荅黃冕仲索煎雙井並簡王

揚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  
椀蒲板我風神欲挹浮丘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  
照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  
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窻明想見新茶如撥  
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  
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兔毫斑打作春甕餼兒酒盞用老  
杜詩餼兒黃似酒對酒愛餼兒若是則其色黃烏得為



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

藝苑雌黃云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在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弒逆事不知其所譏者何也其間有言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為董秦似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予謂東坡之言非也秦始以勇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園之屯力屈降賊既而冒

圍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勗之後吐蕃犯順天子遣兵秦方在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就道諸將白須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秦至者代宗嘉之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抑又憊不知書恣性婪沓為李希烈所逐逃奔京師朱泚寇奉天受其偽署為賊居守卒之頸血汚刃身首異處秦自取耳尚何功之足云玉川子月蝕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

茗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  
鹿麕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  
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努力事干謁我心終  
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  
哀哉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一